

遇见

闪烁的星光

朱宜尧

车辆段没搬时，还在车站的身后。出了站，沿着旋转楼梯上去，顺着桥走，下了桥往左手边一拐就到了。车辆段空间不大，有点憋闷。我每次去办完事，就一刻不停地往回赶。我去段里的任务就是写新闻稿。我笔下的职工不都是劳模，更多的是平凡而普通的人。写新闻我不在行，毕竟本来是学铁道车辆的。但当我在身前挂个大相机，穿一身藏蓝色工服，戴上安全帽，走进车辆段检修大库时，似乎也找到些感觉。

我从气割岗位路过，看见火花四溅，想着拍出来的效果肯定不错。于是我就站在那个岗位上，挺远，是安全地带，靠着长焦镜头能拍到师傅。可当时的光线条件，要么照片太黑，人看不清；要么照片太亮，飞溅的火花不突出。没办法，经验告诉我，只能等了。

夏天实在太闷热，我蹲在不通风的角落里出了一身的汗。而气割师傅更是辛苦。除了要面对枪焰这个近在眼前的高温热源，他还得穿着厚厚的工作服，袖口、领口都扎得牢牢的，不透气。胸前的纽扣，也都要如数扣好。再热的天，再闷的天，气割岗位的师傅们穿戴都是规规矩矩的。他们还要戴上安全帽，穿上又长又厚的过肘皮手套，特别笨重，且热。热是最大的问题。

我用镜头盯着师傅的一举一动，直到他停下来，走到逆光处的水池边，水哗哗地冲出水龙头。他解开了衣襟，我忽然看见有闪闪发光的東西在衣襟上动。衣服上有什么吗？我起身三步并成两步走到水池边，装作洗手的样子。可是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那些星星点点的光亮消失了。我赶紧又回到刚才的位置，用镜头再次拉近，那些光亮再次出现。真是奇怪了，这些小光点好像在和我捉迷藏。

我站在那里，忽然对师傅说：“别动，感觉你工作服上有光点，怎么靠近了就没？”那位师傅看我这身行头，真就定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挺配合我。我看了看，没发现什么，他却好像明白了，敞开衣襟让我看看清楚。我再次回到刚才的位置，顺着小小的光亮一点一点靠近，发现他衣襟上竟然有许多小小的孔洞。原来那些亮光是太阳的光芒，因为逆光，那个深蓝近于黑黢黢的衣襟，透出的点点光亮竟格外显眼。

我兴奋起来，感觉灵感来了。那天整整一个下午，我就看他切割。大热天难熬。眼见师傅的工作服后背背开出一朵朵盐碱花，盛开又消失，消失又盛开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反反复复。持火枪的师傅被工友们称作“火枪手”。我很怕那个火枪，“呼呼呼”的声音像凛冽的风、咆哮的风，要撕开阻挡它的一切，飞溅出的火花更是让我心生畏惧。这之前我只接触过电焊，那时我还在学校实习，电焊产生的火花把我的袜子烫出了窟窿眼儿，尽管捂得很严实，又在脚面上挡了一个帆布垫，也无济于事，以至于我现在都惧怕。

此刻，我眼前的气割师傅全神贯注地盯着切割的部件，但面对火花又十分气定神闲，没有一丝一毫要躲避的意思。其实，即便真的被烫到了，他也不会改变切割的姿势，除非切割结束。后来我知道了，所有的“气定神闲”都是在无数次烫伤中练就的。因为他知道他手上那把火枪的厉害程度，也知道车辆的零部件很多、很复杂，人一躲，火枪一歪，就可能对零件造成损害。即便要调整切割角度，也要先调节火焰或者关火，然后才收回专注力，再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切割。这一串稳定连贯的手法，没有



大地

果园飘香

苏有郎

丰收。新河县政府为了感谢这位技术员，奖励他一台彩电。耿新杰深受震撼，深切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性。

耿新杰下乡，一去就是五六天甚至更长。上班好几年，有些在局里上班的同事还没见过耿新杰，只听说科技站果树组分来个大学生。山区经济沟建设、小流域治理、科技示范建设、科技扶贫……这些项目，短则半年，长则两三年。那时，大多数村连公交车都没通，来去很不方便，耿新杰就长期吃住村里。

效果。

火石岗村的张记生不一样。他见识广，心思细，只要说一遍，准能买回药打到树上。耿新杰感到此人能干可靠，就问张记生：“你能不能给村里带个头，服务一下大伙儿？”张记生答应了。

耿新杰对张记生说：“你再买药时，给乡亲们一块儿捎回来。你再操点心，该打什么药，喷雾器要兑多少水，打药时要注意啥，干活前，提醒一下乡亲们。”张记生一一照办。

不知不觉，两三年过去了。

一天，张记生给耿新杰打电话：“耿老师，我被选上村委会主任了，这可咋办？”耿新杰一听，乐了：“这是好事啊！你愁啥？”

当村委会主任，张记生想都没想过。谁知，凡是种果树的村民，都投了他的票，他的票数遥遥领先。

耿新杰听明白了，对张记生说：“既然大家选了你，你就好好干呗！你为什么能选上村委会主任？因为乡亲们相信你，想让你当上村干部后更好为大伙儿服务，帮大伙儿把树管得更好。”

上任头一天，张记生给耿新杰打电话：“耿老师，能不能再来给乡亲们培训培训？”耿新杰说：“好啊，我一定去。”

每当想起这些故事，耿新杰就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三

说起吃住，耿新杰就觉得暖心。

在大行山深处的沙河市蟬房乡大台村，村干部们提前说定了，无论耿新杰来谁家指导，都在村党支部书记家吃住。书记家如有特殊情况，就去村委会主任家。可村民不同意，争着要管饭。

大台村种了苹果树，十几年了产量少得可怜，乡亲们正准备刨掉。耿新杰来了，一番培训指导，大台村的苹果产量越来越高、品质越来越好。耿新杰因势利导，建议村里发展苹果产业，并且帮农民选优种，组织嫁接果树服务队。

以前乡亲们的苹果，哪用过纸箱包装往外地销售？都是赶集过会、走街串巷吆喝着卖。耿新杰帮着给大台苹果注册了商标，还联系邢台的纸箱厂设计制作苹果包装箱。做宣传、搞销售、打市场，耿新杰全程参与。

这一帮就是二十多年。大台村的大人小孩都认识耿新杰，见到耿新杰，不是说“你来了，耿老师”，而是说“耿老师，回来了”。那意思，是耿新杰回了自家村。

如今，在沙河，一提“大台苹果”，人人都竖大拇指。

火石岗村种的苹果树早已长成大树，可由于缺乏技术管理，好好的果子还没长熟，不是坏就是烂。耿新杰在西黄村进行林果知识培训时，一个火石岗村的村民来听课，问他能不能治自家果树的病，耿新杰说：“当然能治呀，我过会儿就去看看。”

因为这一句“去看看”，那一年，耿新杰一共往火石岗村跑了二十二次。经耿新杰指导，火石岗村的苹果亩产量从三千多斤提高到五千多斤，每斤的价格也提高了不少。

在工作过程中，最让耿新杰苦恼的是，有些知识讲了好几遍，可有的村民就是听不进去，再去村里问时，还是没落实，不是说机错了，就是用量不准。任耿新杰说得口干舌燥，就是达不到预期

遗余力，热情地将它们拽向地面。

此时，忙前忙后的孩子们仰起笑脸，小心思流露出一小欢喜。拾柴火，烤土豆，这是收获过后的最好庆祝，也是在此时的乡村上演的一大趣事。点燃柴火，随手将新挖的土豆扔进火堆。不大会儿工夫，一簇簇橙色的火焰如山花渐渐凋谢，只剩下明明白白的炭火将土豆捂严实，直到浓郁的土豆香扑面而来。孩子们一哄而上，迫不及待地捧起这份农家美食。

初秋时节，蝉鸣依然热烈。苞谷急切地脱去绿色的外衣，排列整齐的玉米粒嵌满穗身，在阳光下接受最后一遍染色。大雁南飞，野菊花开满山野，即将来临的秋收，让每一个庄稼人欢欣鼓舞。农妇从田里归来，竹筐或背篓里总有一份收获，或是几枚甜软通红的柿子，或是几颗深绿泛红的山梨，或是几个浑体金黄的大南瓜。最多的还是新摘的玉米，不用撕去苞衣，做晚饭时直接将其和柴火一起塞进灶膛。吃完饭，用火钳将玉米从灶膛里夹出来，剥去烧烤至炭黑色

的外衣，雾蒙蒙的香气瞬间充盈着不大的厨房。翻开还未熄火的柴火，再次将玉米送入灶膛，用星星点点的炭火将玉米完全覆盖。只听见灶膛里噼啪作响，好似柴火燃烧，热烈而有节奏地释放着水汽。

声响越来越弱，渐渐地恢复了平静。洗完碗筷的农妇解开围裙，用火钳将玉米从灰烬里一一掏出。刚刚还是湿润泛黄的玉米粒，已经被炙烤成满穗褐黄，并迸裂出黄白相间的苞谷花。晚饭刚罢，一穗糯苞谷就成了一道农家饭后甜点。

收完田里的玉米、黄豆、芝麻，冬小麦完成播种，就到了挖红薯的时间。厚道的农家人，总是希望红薯能在黄土地里多待些时日，让糖分在秋冬节气的转换中积淀得愈加醇厚。

天高云淡，漫山红遍，此刻弯腰在田里挖红薯，分明是一种享受。随着抡起的锄头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，松软的黄土地里翻滚出一个个肥实的红薯。这些生长了两季的作物，好似一朵朵色彩

浓郁的黑巴花，让刚刚收获的日子，多了一抹喜庆和红火。

等到田里新挖的红薯散去水分入窖后，天气已经渐冷，高山的农户开始生火取暖。第一场雪花落下，乡村银装素裹，冬闲时节算是真正到来。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，在少有的闲暇中一边舒展着好心情，一边将拳头大小的红薯放在炉火中烘烤。这样的场景年年都有，但年年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和况味。烤红薯，考的是心性和脾性。大火急烧，会皮焦里生，小火慢煨方能让红薯在炉火旁慢慢软糯，一层微焦的表皮才会锁住水分和甜意。

炉火旁，捧起一只烤熟的红薯，一年之中所有的辛劳，都伴着一口甘甜变得风轻云淡。这是五谷丰收的味道，是农家日子的味道，也是黄土地酿蜜的味道。

乡村的每一次烧烤，都有着淳朴简约却又妙不可言的农家风味。被火光映照的笑脸，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，让烟火人间幸福绵长。

制图：张丹峰

五谷丰收的味道

吴昌勇

乡村的一日三餐，也许算不上丰盛，但应季的时蔬一茬接着一茬，碟碟碗碗满满当当。巧手的厨娘，从不辜负袅袅升腾的炊烟，总能让每一个寻常日子有滋有味。

和侍弄地里的庄稼一样，乡间的饮食大有学问。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忙碌中，人们并不会忽略一粥一饭的巧妙安排。善于调剂生活的庄稼人，擅长在乡野就地取材，应季而为，少了雕琢，却多了质朴和率真性情。那些朴实而味美的餐食蕴含着一个道理：只要对生活报以热爱，就算简简单单的家常饭菜，也有一份淡淡相宜的烟火气。他们用柴火烧烤应季的土豆、玉米和红薯，也烧烤从枝头采摘的板栗、核桃。炭火激发出食材的原香，升腾起悠悠乡愁。

麦收前后，生长在田里的土豆根部膨隆，油绿的叶子被日头晒出浅黄的光斑，曾经粗壮笔挺的茎秆如醉了般东倒西歪。有经验的农民一眼就能看出个中秘密，藏在泥土之下的土豆正在用胖乎乎的身子向外拱。节气的一双大手也不

逐梦

中伏天，骄阳似火。湛蓝湛蓝的天空，几朵淡淡的白云在飘，映衬得天空更加高远。

太行山东麓，河北邢台市信都区南石门镇火石岗村苹果林，枝繁叶密。硕大的苹果一个挤着一个，压弯了枝头。

已是正午时分，耿新杰弯腰站在一棵苹果树下，手拿剪刀，正在向村民们讲授苹果树环割技术。

耿新杰一米八的个子，紫黑的脸膛。他扬起黝黑的胳膊，手上布满了老茧。人群中不由冒出一声感叹：“您真够辛苦的！”

“不辛苦！在家里经常这样。”耿新杰边干边应着。

也是，耿新杰本就是农民的儿子。他的老家在离邢台柏乡县城最远的小镇。他一直认为，自己只是从老家农村到别的农村地区工作。

1986年，耿新杰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，到邢台林业局报到。领导希望他能到科技站先搞几年技术，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在实践中多运用一下。耿新杰学的是园艺系果树专业，于是被分到了邢台林业局科技站的果树组。

果树组原有四个人，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同志，一位研究枣树，一位研究梨树，一位研究柿树，还有一位研究蚕桑的女同志。这几位各有专长，只是年纪大了，急需后来人。耿新杰报到，几位老同志高兴得不得了：“终于来了个年轻人！”

几位老同志的工作习惯是常年下乡，到田间地头搞服务和研究。耿新杰朴实勤快，又是庄稼地里长大的，上个树，剪个枝，轻车熟路。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，积极好学，有干劲儿，几位老同志只要下乡，都乐意带着他。

上班没多久，就有一件事震动了耿新杰。

邢台新河县数万亩枣树多年坐不住果，经站里的老技术员指导管理，获得大

